

論語

雍也
述而

或



不遷怒不貳過 朱文公

不遷怒不貳過 古註并素了凡

不遷怒不貳過 李南黎殷直野鄭孩如

不遷怒不貳過 王龍溪

舊原會魁校正古本名儒四書大全卷之五

德川氏藏

雍也第六

彥庫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抑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兩通考勿軒熊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禮大學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即至善所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夫一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也

表了凡言石臨民之位
皆南面今各衙門皆然
豈有夫子而許其弟子
可為人君之理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射天地陰陽之
嚮背南面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問寬
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
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只無稽考須是將他言
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
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
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
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
面諸侯之任也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

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之流仲弓以

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

是個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

不煩則無繫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

無事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太簡則率易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仲弓因說簡有不同非誤伯子為太簡亦非疑夫子為過許特欲以已之所見而就正于夫子耳居字即所其無逸所字

黃勉齋能勿軒置書點
法標題曰引家語伯子不
衣冠而處牛馬杜武以為
家語先此一段更考

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曰夫子何為見此其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曰何為見而文之孔子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音稅曰易野簡易卸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子牛馬故仲子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子疑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去律事則凡事嚴肅若便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若教那緊要底來自簡則有偏於居教之意徒務行簡老只是其內而不為不畫其外如云本末不致力於本皆如此不其末居教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教行簡是處以事行簡是所行簡得是○本領底簡○居教行簡是處以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本領底簡○居教行簡是處以事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做心做出來而今行簡是

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而簡靜又曰居教是志大畧小之患以臨事簡○問居簡而簡靜又曰居教是志大畧小之患於教不以事為急忽不舉之教有所損益也○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教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也○書記舜之德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雙峯饒氏曰簡者一簡此仲子之所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子之類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仲子聞夫以可使之南面是其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而已如子桑伯子許之之意乃太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伯子之簡則其簡乎仲子之簡而遇事不免率意而踈畧無乃簡者過乎仲子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問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教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教之謂也

表了凡曰仲子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亦非仲子是賢者豈不識一可字夫子言性道容或有難聞若言語文字之間而疑賢人有所未達恐未必然且均可字也可也簡之可則謂其有所未盡可使南面之可又獨為盡善乎以伯子為子桑亦未必然註疏謂書傳無見關之可也鄭玄以在傳秦有公孫枝字桑疑是其人亦非

子曰雍之言然

仲子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意仲子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程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

可也仲子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變率說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行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下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歡呼參飲酣歌以和之何嘗有於居敬據謝子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簡便過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子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則

亦

苛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荷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
然是居教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譏此章居教之度
何以知其然耶曰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意
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然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
以未之發也○然此矣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
於德而言也○問居教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
以教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
者自然操得其所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
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持
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無所持
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教而後可以行
簡乎

○東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念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
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
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成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怒與過皆
自已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怒與過皆
未怒之初深省察之明克己之力持守之堅故其
前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
而集注以爲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
直字須子細看○謝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己
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
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
不遷有過未嘗不知好學之符驗也
皆克己之功而好學之符驗也
三十二而卒也
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
既

如復我者則吾必在
汶上矣復字法用之缺
表了凡言善註云凡人性情
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
不過分迂者移也怒當其
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
不善未嘗復行何等明
白何等正當今乃云怒于
甲者不移於乙雖我輩
至粗亦萬不敢如此豈可
以此而解至精之字過于
前者不復于後亦非顏子
工夫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未發之中始能如此○嚴伯野曰不迂怒者不迂於怒也不爲怒迂則本體凝然常感常寂程子曰其在怒時遷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乃知是非者其怒
之媒乎是非忘矣又何
怒之有

鄭維嶽膚見曰當在本
文添四字曰心不貳遷
心不以過貳也添二心以
字
王龍溪曰顏子之學只
在理會性情迂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迂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

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註
在理則迷造形而悟顏子
之分也失之于幾故有不善
得之于幾不迷而復故知
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即
知即不行皆在幾上轉故
曰不遠復無極悔者過于前
者不復于後是既迷而復
也非不迷即復之者也顏子
工夫當時言之德莫能行
之故曰未聞好學者也今如
集註豈顏子之學僅
若此乎諺曰字經三寫馬
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
李商於言不迂怒之句好
學工夫就在此上看非以此
為好學之驗也不迂怒者
常調停此心本體常正
不以怒迂也平氣過者常
常點驗此心本體常不以過
二也當怒而怒如其情而不
走作些子分數此謂不迂
辱如明鏡止於其所照人
照之則見性人
既去鏡體自在曾見鏡本
體為性人迂乎安哉稍明
則加探原本真自如不至
與妄相對為二此謂不三
辱言如青天一色而已有
一片白
雲間之則二色矣白雲去
了
依然一青色曾見青天本
體有二色乎此等學問全
在心上用功注向無煩刻
式雜操持無毫髮放過
故謂之好學也今則已三
句總是一意言無其人而
吾未嘗聞之也勿分吾門
與天下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
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
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
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
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也○程子曰顏子
之無人也又馬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
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不貳過也程氏
曰程子無不遷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
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
已何與預馬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程氏曰專說不遷
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程氏曰每自血氣而發顏
子之怒在理而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
在血氣故不遷

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總差失便能知之總知之
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反於已者不使萌於再

張子曰慊反於已者不使萌於再
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程氏曰心過常小身
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通考此
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或曰下乃伊
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
定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
異召處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
以學識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魏氏曰道者方法之
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謂言學以至乎聖人
與學之得其道皆足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諸
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
人物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一本元
以至字

論語卷之五

禮智信朱子曰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言其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慶源輔氏曰心是
 言其本靜故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
 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
 可鑿但人循了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此理去傷了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
 氏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慶源輔氏
 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其情使合於中正而
 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
 其養而不鑿○程子曰此段議論者自
 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
 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
 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

皆

放蕩無
極束也

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疑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
 性圖說謂五行之先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
 焉圖說謂五行之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
 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
 之情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
 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通考在
 日一三四條中是準則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
 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
 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
 則不日而化矣慶源輔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
 可貳則化而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
 無事於守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
 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
 學矣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
 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

四書大全卷之五

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子
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怒。如明鏡，有可怒之事，而
見之，人固好惡物之來，時便無怒。色於市，○正蔡謝氏曰：顏子
之遷，怒因物之過，則其怒而好之，乃克已之學也。○朱子
曰：顏子因物之過，則其怒而好之，乃克已之學也。○朱子
而至於遷怒者，志也。或謂不志獨氣也，有為怒氣所遷，內有私意
之便，是遷也。曰：此謂不獨氣也，有為怒氣所遷，內有私意
此是遷也。顏子與聖人同處，不中節，非遷也。○朱子
說便小，在顏子與聖人同處，不中節，非遷也。○朱子
不遷，聖人在無過，何待善於無貳，所以不遷。○朱子
謂有意存焉，與願過，何待善於無貳，所以不遷。○朱子
也。此所謂守之，非是固嘗如此，而問人之義，理未明，而
血氣未消釋，物來觸着，則乘此血氣，有所移也。○朱子
惡之，是磨得，心不能得，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
子則所磨得，心不能得，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
或喜或怒，皆是心物之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
在我初無怒容，心物之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
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遷而

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
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遷而
我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遷而
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己。但怒曰：固是然，克己
者，兩地，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學粗而易見，
雷兩地，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學粗而易見，
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也是無些子雲翳，這甚麼
氣象，○問其所以動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既不知
但其非則不可為其所萌，於再所謂復之，客也。○朱子
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嘗動，必有此意，但
能如透自亦好，○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嘗動，必有此意，但
道理，透自亦好，○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嘗動，必有此意，但
告無伐善，無他勞，不遷怒，不貳過。○朱子
如無伐善，無他勞，不遷怒，不貳過。○朱子
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無些子渣滓，不遷怒，不貳過。○朱子
鏡子到這裏，直是渾然無些子渣滓，不遷怒，不貳過。○朱子
已前事到這裏，直是渾然無些子渣滓，不遷怒，不貳過。○朱子
問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無些子渣滓，不遷怒，不貳過。○朱子
心之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巳常之性，渾然一

中庸
論語

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
 始於中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去天理自明故此
 合於虛靜隨感而應或有私欲因彼之可怒而已無
 與焉怒是微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
 過者只是微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
 作爲學上去於心便自知之即謂之學矣曰消除更不復萌
 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
 謂顏子所謂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動處便覺
 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論顏子之動處便覺
 其剛且義也故幾論顏子之動處便覺
 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一兩段學力既明矣又持
 氣豈能輕復也所以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
 之復行也不遷怒與喜復是善未嘗不如此所以謂
 顏子之當其怒時見理而夫峻怒皆中節如何怒而不
 遷於他此克已之剛也夫峻怒皆中節如何怒而不
 中節但此克已之剛也夫峻怒皆中節如何怒而不
 氏曰顏子不遷怒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

且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
 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己不使之
 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己不使之伏截於內
 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遇過則克己不使之伏截於內
 謂則久矣自不於物遇過則克己不使之伏截於內
 過朱子謂過於前者更不復於後程子謂不在已不貳
 差失便能知過於前者更不復於後程子謂不在已不貳
 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同矣就
 怒已發念已萌而遷怒言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同矣就
 盡其義問不遷怒言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同矣就
 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爲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
 之金請益曰與之粟冉子與之粟五秉

五秉合十斛
 虛齋曰冉子又病其少
 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
 與之粟五秉此冉子之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
 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

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

夏九乾曰使投齊疑亦夫子為司寇時以國事而使也與之粟五秉疑亦公廩之粟冉子時掌出納而與之味而曰字則粟在冉子處無疑

乘了凡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告以鄭里鄉黨亦自擇其貧者施之非與典也此本經九百孔字固為九百斗朱去不用此說

母字為句其下註孔曰國祿法所當受無以讓朱文公以母為禁止辭則用孔氏之辭歟
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右南軒之意高中文亦此意也
高中文曰若以母為禁止辭則以與鄰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蓋言母亦與爾鄰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為也

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子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無害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五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司寇有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也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

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之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

非之蓋未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

大禹謨篇云弼釋音首固薛帝曰母惟汝諧以母一字為句法之手

高甲去以用財言其義甚淺非門人並記之旨也

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

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

里卿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

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

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

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

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無資

也故與之少以無與也冉子為其母請疑可以與

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

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

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以與爾鄰里卿黨其義可見

容而不過與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

其推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

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庶矣○南軒張氏曰楊氏謂

君子之於辭受取之庶矣○南軒張氏曰楊氏謂

人苟以其道辭受取之庶矣○南軒張氏曰楊氏謂

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采子云此說固

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

與之釜猶與之便未嘗疾之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

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

矣然則學者未得中寬容之教之也原思之辭所

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揚氏未盡之意

與之說以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於受於未

以自見故併錄之學宰非此必同也○厚齋馬氏

四書大全 命 五 聲 稗利之反 驛息營友 全 聲

也精多思與請義辭曰以說與深無矣以辭與然之嗇
精故與非義益受子自以之有貪然及也之賢與為
以奢辭受取予惟是義之當否兩冉求為請自
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以爲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爲庶皆察義未

伊川謂多一字
南軒說專用曰字
異乎伊川東坡朱
子之註
尤西川本南軒之說
子謂仲弓曰
尤西川曰牛之喻教
仲弓立賢無方也非論
仲弓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諸

言人雖欲勿用騂且角者於犧牲山川之神豈其舍諸乎哉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
中聲犧牲也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
既赤又且角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
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惡故夫子
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
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神
考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
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

朱子說破南軒之義

朱子不際曰字之論

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

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
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
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必不肯對人
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
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
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欲如此說無他只是要回
互不欲說神弓之棄也今欲如此說無他只是要回
者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
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
肖而微其不肖曰聖人已能改過上而能改則前
被而說惡不妨但聖人能改過上而能改則前
釋要曰吾又不好底人今日自好與與仲弓說也
謂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存仲弓說也○慶源
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說也○慶源
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
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
不可以其母之穉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
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徐傲然曰：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不遠復也。諸子之曰：月至，即易之所謂頻復也。

徐若泉曰：餘曰：月至，馬耳。曰：士時都在仁上。一月三時都在仁上。方是。曰：月至，馬耳。註中或曰：一至或月一至，常人皆可。能非群賢也。不是。

高甲曰：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顏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顏子為仁之力，可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今未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新安陳仁之域，如而不能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是一物。遂不明，若塵垢一鏡，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不違仁，無塵垢其餘人，或一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

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程子曰：顏子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於仁也。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問：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問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揚子。

纖思廉

問神篇 顏淵亦潛心於若聖人則渾上然無間斷
仲尼矣未達一問爾於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
矣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斷不是三月後一
向差去但只於道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
無這此子問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
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而違仁私欲
間斷之時少顏子克己去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
全之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
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張子曰始學之要當
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
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聲非在我者○朱子曰
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
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
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客然那客亦為主日
是以其多私欲為主故謂之客發則常不要出外日
亦是主人既在外故謂之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

循有次序貌

至馬底便是成被那私欲揆出在外是我勝那私
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蓋心於
或有所出時然終是在內不安至入便出蓋心於
內所以終是在內不安至入便出蓋心於
時然終是在內不安至入便出蓋心於
為賓日至者一日至一月至者一月至一月至者
外無他知有不違者心常在蓋心於
此無他知有不違者心常在蓋心於
為不善亦有不違者心常在蓋心於
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此意
則幾非在見得我者猶言過此以性未之或知言
主有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
非在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
不由己只是這箇關難過勉勉得自往○問過此
謂欲罷不能如這箇關難過勉勉得自往○問過此
我如種樹不能如這箇關難過勉勉得自往○問過此
抽技長葉何用人力問裁培灌漑及晚成樹了幾非
答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已發而
自燃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
自行學若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
有時而間斷矣孟子辨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漲

軌

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
 道明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
 分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
 內也日月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
 宅也外也○此陳氏曰張子內外之辨常在理
 起於夫子至之辭知內外之辨常在理
 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
 俱到者不能到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
 所能與此即日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
 出張子此語正欲學無疆地也○若為客年入
 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定守陳氏皆論此
 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說定守陳氏皆論此
 以後說為優此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
 宅之辭是精到以此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
 乃後來說尤精到以此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
 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伊觀者即見優劣一導先師
 之意云通考吳氏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
 實則心理猶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勿軒能氏
 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為文後說言心在則為仁

程子

不在便為不仁其言者切○徐氏潛生曰終食者
 其速以日月至馬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已者也若夫
 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之行而禮樂與使民決於
 肌膚論於骨髓黃氏云三十年之久不可得也○朱氏
 公遷曰勉齊黃氏云三十年之久不可得也○朱氏
 心也合性與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理為一合性與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覺言知覺而言也仁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在馬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按事于番問知覺而言也仁知覺言禮言智也以此推之凡知覺言仁與義
 異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三月凡幾處亦使
 所欲不踰矩聖人終日無所用心三月凡幾處亦使
 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月凡幾處亦使
 者愕然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月凡幾處亦使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

論語五

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
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
類皆不可言政朱子曰武城宰仲子為季氏之朝宰之
子曰其事也如政朱子曰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
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
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巳大夫則與聞
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
以不果有決斷都玩達通事理藝多才能氏曰求
也旅秦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
以正名為迂是政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
步却關使其從政必不肯程子曰季康子問三
為季氏聚斂為備難

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
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求也
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
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
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其長故
皆可以此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其長
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為
政之非才聖人之所許也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
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
事稱冉求此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
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而巳資稟剛勇
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
故能有力然在政事之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
進道不絕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
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然則
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聚耳遂猶有所
取况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
文泛言用人之法

吳省菴曰汶上之澤亦如東海之澤五湖之澤曰高階遠引非必謂會澤適齊而大夫之命不及也
季彭山曰閉子不為費宰非擇官而仕也蓋自知其德不能化季氏耳亦添離間吾斯未能之意

○季氏使閉子騫為費宰閉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閉子騫孔子弟子名損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

南魯地竟同境上閉子不欲臣季氏令平使去者善

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始言善為我

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程子

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閉子曾子數人

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與大夫齒

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

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閉子此事於

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

費音秘為去声復侯又反汶音問扶

子夏嘗為魯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閉子所不為也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閉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龜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庶頑立懦
在聖人則有不然而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閉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声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閉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閉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據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

家了凡曰哲古人之室門在東南南有墻北有墻南惟無墻故室西南隅為奧深奧不通明也伯牛有病居北牖下故孔子得自牖執其手若南則有墻無牖安得稱自牖耶君臣之分豈不可犯弟子豈敢加之師伯牛斷不如此

又謂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迂南墻下出儀禮註疏朱子誤改墻為牖耳○第入其室必有故豈形容致惡不可以見而夫子必欲致其永訣之情故特自牖執手與

蔡虛虛之而曰執其手者念平生之深契憫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永訣也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變則於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於於聖人而欲早不失其本心者此閱子所以為賢也

夫音扶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

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

雖已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兼回在也牖恒北

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金君

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墻

雖蓋室中北牖而南牖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無北牖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論語卷之五

尚友錄曰呼二程為舅
氏伊川嘗謂侯子議論
只有隔壁聽朱子曰其
學清自動平而無深潛
醜郁之味人有欲歸侯子
者侯子造焉其家壁
垂佛像几種佛書侯子去
之且言聞用夏交夷者
未聞交和夷者
羅近溪曰若爾洞明却云
木折以向榮周元公却云
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
知豈果能意思所也哉
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机
則便能處身然相通
蘇東坡頌樂詩曰我求
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
忽焉在後

命而已若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
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不能謹而有
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
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德
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侯氏曰良字師聖
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河東伯牛以德行為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
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音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
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
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

食音嗣樂音洛

南軒之正三
字不好傳
寫之斯致
仲良取禮
瓊女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見
于子罕篇此顏子歡美
夫子之詞也侯氏曰博我
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
禮克己復禮也胡氏曰先
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

郡以貧窶即羽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
賢其子曰顏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又
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又曰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好何事愚按程子之言
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
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程子曰
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
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得
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
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

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
我尊所聞行所知如
者之其家良者之求
○欲罷不能悅之深也既
竭吾才力之盡也
鄭申甫曰朱子云非是樂仁
却又云惟仁故樂亦未甚
得伊川之意頹子之樂即
是仁非惟仁故樂也仁生理
樂生意樂本無樣相若樣
言之仁即其樣相也

富貴猶是○鮮于侁問
曰君講其樂者何
道為樂而樂之則非
容自無少私欲不待
未子得謂非以道為
與我為二物但得後
以道為樂仁足為辨
已不知有這道與仁
是不要如此論須用
緣能非禮勿視非禮
四事做禮勿視非禮
茂叔令尋實頭工夫
學固非若世俗之著
於樂道則淨盡天理
只是私意說盡天道
然又曰今日說樂道
不人其樂可知有息
聲色之娛窮四骸之
是樂之窮四骸之奉
一思也貧賤則憂戚
無聊所極

謂樂者非其所可樂
是這裏流出所謂精
骸雖是孔子稱他樂
子便曰已顏子克己
貧否曰已顏子克己
知他間干個私欲元
天他間干個私欲元
不盡則與萬物為一
樂其問則與萬物為
改其樂者不與萬物
自其樂者不與萬物
○自其樂者不與萬物
無憂曰此子在陋巷
尋樂而處此重則去
異而能去今處此重
之而能去今處此重
在即其筆瓢陋巷之
說所以事以有求也
○有或謂未子之樂
雖者在此飯蔬食

犯

四書大全卷之五
論語五
五

其飲水之外而忘其樂
分淺而深唯是顏子
在聖人自改字上恐
如曾點樂之然樂子
說許多難知點來見
深微而難原上只是
秉了從本原上看方
樂勞攘飲之貧人所
其樂耳然則其樂果
學也○要當從事於
知也○禮或問曰
博何也○禮或問曰
理渾然也○顏子
禮則守之固凡事
通所得喪與少私欲
其矣○以無少私欲
道者矣○以無少私欲

人則此味與我兩忘
道樂則死心也○孔
從生至死富貴行乎
貴則樂在富貴行乎
觸處而然蓋行處即
為可樂而樂之也○
所知樂即道也○若
工其樂即道也○若
孔顏夫豈樂是欲人
說其樂一何事○貧
曰所樂何事○貧
却令學二者於博文
樂程朱告人深約禮
所隱而告人深約禮
生以爲非由今觀之
程先物乃非由今觀
有與道各為一玩而
身與道各為一玩而
聖賢之言於天哉
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
者言凡物皆有自然

四書
命
吾
二

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
 不講究是也約禮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
 矩之中而無一言動必由禮縱之意是也博於文者精
 物致知而進則此心者克已復禮為一事也容游泳
 於天理之中雖筆瓢陋巷不知其樂也程朱二先生恐
 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而不知其實用其功雖
 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其全不處特說使人自思而
 得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不處特說使人自思而
 四字令學生又恐人無力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
 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度貧賤矣○
 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
 之樂不在於高堂邃食飲水曲肱而食前方丈侍妾
 數百人而乃在於於蔬食飲水曲肱而食前方丈侍妾
 居於陋巷之際夫蔬食飲水曲肱而食前方丈侍妾
 事哉是乎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
 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亦未嘗不在
 其中者言雖不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謂樂也亦未嘗
 在於此謂之不以此改爾非謂蔬水曲肱而食前方丈
 之所樂亦不以此改爾非謂蔬水曲肱而食前方丈

李商隱詩有開口便有駭
 難之意典公孫丑道則高矣
 美矣不可幾及口氣相似
 夫子責之則與友室遠之
 詩所云未之思得遠之有語
 氣相似

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以博樂者何
 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
 禮是仲尼之樂所以教顏子之樂曰道在吾身日用
 則孔顏之樂可尋矣○
 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
 道為二非所謂樂矣之者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
 渾然二非所謂樂矣之者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
 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而力有所不及也
 能進而欲而心有所不肯也
 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孔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

論語卷之五

莊子齊物論民食留秦
口義留草木之食秦由
味之食也

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
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
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矻於藝
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
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敏而志不肯為學
今女畫畫是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
者○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
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一求亦乃
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自棄只是自棄是
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甚遠路行到中
途○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人擔重擔行遠路如此方謂之
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如此方謂之
途氣力竭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如此方謂之
力不足再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焉耳○新安陳氏曰
山直須救他使說不能此是畫處○
其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
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
不深故也求苟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
以自退耳

矻促也
拘也

於儒者一之量有所未宏
故夫子告之以此何以謂之君
子君者有國之稱子者五爵
之二正以其能長人治人而得
名也又天地之身民胞物與
之身謂天地與我不相類民
與物我不相離而子子自處
則本大而我不之矣此君子
小人之說也
蔡虛堂曰前車有司者
腐儒今則已自為腐矣嗚呼
宋景濂有七儒解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声小人儒為平声

謝人○胡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

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

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御之以此朱子曰

代立言者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世

人多於此含胡去了不分界限今自見得義利分世

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分會便謂強得人已會讀書有

小人儒毫厘間向何君子小人不分會便謂強得人已會讀書有

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也若不就小儒○分
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細密於小儒○分
子夏是個細密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儒○分
上不肯放過便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事
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事

表了凡曰三教中以吾夫子之教為儒一部論語獨此章說儒耳儒者之學在參天地盡民物而開萬世之太平者也子夏篤信謹守

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近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澹徒其友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

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馬爾乎三字

緩不怠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本字文正當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宰使王公訝其不來而後王公厭其不去

子路篇無欲速無見小利

興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

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胥於既此皆行讀法禮皆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也

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

已故又以可知而巳有以自守則非但於行路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楊氏曰為政以

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

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

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子問揚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

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議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

女得人焉爾乎

焦漪園曰敢是勇敢之敢
高申玄曰亦有奔而殿之跡
而亦有馬不進之定可據以
為功矣乃不以為功而道其
實焉故曰不伐若本自有
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不情
之害甚於伐

大宗師篇天下篇

通鑑綱目註殿師
斷後皆軍後也

孟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
燕見杜預註漢書一若也

也說得通○問觀其亦見得子游曾懷也恁地開
矣非獨見滅明如此子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游意思高遠識得大然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和媚之感
能辨矣○持身者不為邪媚所惑則賢否已狗人無所
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已狗人無所
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者
不能取人之情如滅明之正大也○通考曰山金氏曰馬
爾乎按字義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人焉有如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

友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友蓋聞老伐誇

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音以

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

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

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師及齊師戰

不其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

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我居多聖人取之

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

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

國國書
抽也
損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之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意○慶○洪氏曰人
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
爾朱子曰但總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
夫行之不能矣又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
即父子朋友之有信以事君而君臣之相親以事
婦人有道而朋友之有信以事君而君臣之相親以
謂未有出而不由者○誰能出而不由於一何莫由斯道也
可離如是而惟恐其或失也○持之顛沛必於道乎造次
必於人而道所同也○然必失也○持之顛沛必於道乎造次
長人然則非道欲矣○此必失也○持之顛沛必於道乎造次
道不知行必由道○夫道欲矣○此必失也○持之顛沛必於道乎造次
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蓋孟夫子之道若大路然
人之意相不求之難行也○蓋孟夫子之道若大路然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

足也朱子曰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

史如周官大史小史各有所司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

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

容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多聞也○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

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

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

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習事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

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
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
也文得其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
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

石問

四書大全卷之五

下七

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
 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
 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馬是其免特幸而
 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
 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
 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
 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
 昧其性宜行而已是與游魂為變望相去幾何其
 生特幸免耳○變峯錄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
 道通考賈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
 以為入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係倖苟免
 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罔之生也不能直
 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无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樂之者
 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
 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
 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
 自疆而不怠者歟子日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
 者我知之也所有好之者雖篤而未自得其為樂
 則為已之所有好之者雖篤而未自得其為樂
 好之者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
 心誠好之樂之者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者已
 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於
 否問較其大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樂之意思差
 物而樂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
 得樂與樂循理之樂如道無所樂又較深是安其
 樂之後也○此章當求所知所樂為何物又當

礙

玩知之好之樂之節意味是如又須求所以
知之好之樂之節意味是如又須求所以
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力處
嗜之嗜即所謂飽足也然其未嘗好之意者則
而飽能得飽自於心有不更明切故其樂之
則飽之食五穀為其味也其味也無息而樂
以則知之而為一也終樂其味也無息而樂
然則與之則當益其地則樂自強不息以求
未至於樂則當益其地則樂自強不息以求
至於自樂則當益其地則樂自強不息以求
氏曰論地位則知大地好格心正身修則
原於好好色是於知大者意誠而心正身修
如好好色是於知大者意誠而心正身修
好而樂矣○雲峯胡氏曰樂知好未有所得之先
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有所得之先
當不自知之始又必且樂之而後為非真知
之不能知而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樂之
樂之不能知而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樂之
樂之則得而樂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樂之
語人者矣所謂自疆不息者蓋如此

然如對癡人說高下
究竟道無上下性道只
在人事中先教從人事
實地做便是下學上達
處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

李南黎曰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只在可見上一層
便是上

驟鈕救切說文馬行疾
也詩云載驟駿注走
日馳不馳而小疾曰驟

表了凡曰道無精粗如何
有上且理會上是甚麼
道理識得上字則幾矣
夫子嘗曰生而知之者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
易去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
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
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
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
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
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
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

論語五卷

也人品以生知為上則道理
凡屬修持凡假學識者
皆非上也又曰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次
也從聞見入者為次則不由
聞見上也夫傳道之心甚
切豈不欲盡人而語之上
哉

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
將那地位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一件處幾漸長
進一地位高遠似一日問聖人教人深今問智愚高下未
解到之馬者語之而後及也其高深中人資質又須有這
不先上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以夫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工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水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下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克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訖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誦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樣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掃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道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德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若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之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思也故聖人方以何也曰他本有理只是隨其質之
有一事之功不此近者則法也一語外而初無補於身

心也○季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
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
語以上則將安意驥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
雙峰先生曰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可以語上矣
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可以語上矣
○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者
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而漸進於精
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而漸進於精
已執若且語之以淺近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而漸進於精
哉

知表比百上六上九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

鄭申甫曰難凡事之所
易為而難為者皆是
要不外民義獲得也謂
功效也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觀也
羅近溪曰夫子於鬼神深嘆

以十筮決之有不可不可如義理人當當做底事却又
 疑感只管去問於上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神
 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誦事鬼神
 便是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於所當做者皆不肯
 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於所當做者皆不肯
 去做總去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
 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
 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彜即人而求之此
 則人之所宜也測識之不可不務也此而求福且如宗
 之幽真不可測識之不可不務也此而求福且如宗
 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
 却為山節藻稅之室以下筮用龜所不能免○先難
 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獲有期望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難後獲是得
 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熟底先難後獲是得
 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得
 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

祝

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
 峻處不能得上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
 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
 是求獲○
 民之義一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
 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鬼神在幽隱之所當急○
 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所當急○
 宜為而不惑于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
 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
 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去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
 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

蘇紫溪曰仁者智者是
 一人天地流動之氣在物則
 為水在人則為知天地厚凝
 之氣在物則為山在人則為
 仁動靜二字不必過為分
 別智者之心隨事融通
 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其靈
 明之体未嘗擾也何動非
 靜仁者之心真為主萬感

却

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
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
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其簡以此見
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
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
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闕雖曰靜而未嘗
不動也○動不是德地勞攘紛擾靜不是德地塊然
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
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
於鬼神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
不容止息○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
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
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處○問
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靜則可知若作仁知之動則
不可○仁之靜可謂之靜則可知若作仁知之動則
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樂山言其體則然
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山言其體則然
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
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
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
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
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于

一隅其理與氣比自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
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
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安於理無所
羨故其體段常結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
言其功效也○恬結壽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
常悠久也○靜而修仁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
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
仁者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
壽亦樂其天豈偏于知與偏于仁者各得其一端
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

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誇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

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
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

變而之道有難易復源輔氏曰齊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

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

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國學輔氏曰

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

辨王伯者嚴矣道主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

之餘賢變而之主道極難變而僅可知孔子之時

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

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程子曰

伯政之餘習也此可親尊王黜伯之意也然魯猶

未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

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

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

秉周禮家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

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

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

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

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

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

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後蓋期年

報功此所謂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

子罕篇集註云試用也言不為世用也

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

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由法度

魯又一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

而巳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德盛時也

大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

微矣齊之臣用公治魯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必有

如今白

怡

暇

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
 有許多不好事只是齊則已經折壞了這非獨是聖人
 屋其規模只在齊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
 象已自不同桓公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責却全
 然變易了一向盡在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
 尚存如來公用田賦其知得前道他底是所以來問
 賦為是更何問田賦之意自得前道他底是所以來問
 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
 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
 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
 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
 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大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
 後可以至於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一言之則
 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則一變之
 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利之習
 功哉○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則至魯之初
 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上魯之初
 所急而至道在所謂緩至魯則成箇撲了就上魯之
 來○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
 於元氣調養便以鳥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

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
 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元氣已耗於鳥
 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鳥喙一段毒始下得調
 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
 中間發壞不曾修葺不魯改易用公法制故聖人
 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
 為功利之習把大公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
 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變壞了若變齊須
 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
 力○新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
 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
 得行所以深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厚齋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

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氏曰

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此也竊謂觚為

楊升菴曰觚已
 破觚為圓者其事雖小
 而輕變古制已有秦人
 開阡陌墾井田之漸
 虛妄而曰觚哉此與水
 哉詞意不同
 顏師古

魯氏筆乘曰太平御覽
註云孔子曰觚而志有所
念觚不時以故曰觚哉
觚小器耳不專一高不
時成况於大樽乎

急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志說章則謂為木
簡者南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
文從皆器之有稜者也或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有三角者木簡以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不
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
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意
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及范說皆推此下
夫子言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
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
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
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
指其器不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
○南朝魏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
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溥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
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
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草 劉聘君曰 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有仁之仁當作

不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
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遊謂使之往救陷
謂陷之於井欺謂誣反故况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
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
若從之於井則不復反扶又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

所易去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
平如此之愚也或問不可欺是繼而言不可欺而不可
如此但不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欺
是總說不可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不可欺
其詳復有可得而掩人之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
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不知
雖或未必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
可以救人也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論矣
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曰往視而
井實有人則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
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之說所以處於輕重
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
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具不徒從也事
力所不至○蘇氏曰愛不足則盡仁者仁者必能
愛覺不可○蘇氏曰愛不足則盡仁者仁者必能
可欺之使以名仁仁者必能竟然則仁者之愛也
井也○蘇氏曰愛不足則盡仁者仁者必能

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
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夫音扶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

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
皆欲其知之約禮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

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
約者可以應歸約而動皆不至於流遁失中矣○非博學則無

至於反濫無歸約而動皆不至於流遁失中矣○非博學則無
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

歐南野曰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非獨讀書六藝而已也物
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
類皆燦然有文者也
徐若泉曰道之散見者謂
之文天地間峻極發育三千
三百莫非吾性靈發見也
李南黎曰博學於文約禮無
兩個時候譬如畔岸之畔
有畔岸則其道為一無畔
岸則其道為一天文中有
禮原在吾心而人之心與道
為二者由及離其心於文而
無以約之也
袁了凡曰陽明先生云為禮
是主意博學是工夫此非

陽明之言也。夫子嘗言之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抵君子所以博學者。其意專欲及到約處。文即古先聖王之遺文。凡天地間倫物。燦然可見者。禮即吾心之天則也。文至廣。故言博。天則只一個。更無兩個。故言約。

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約。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學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非為要。約則約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子曰**。博學於文。以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約而不畔。於道也。○**博學**。如視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約之。以禮。便是這箇禮。宿處。便是這箇禮。若博文。而約之。以禮。便是這箇禮。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事。得。須是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不能。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約禮。如梓匠輪輿。之能。斷者。亦只是這箇斤規矩。及至約禮。如梓匠輪輿。則非。徒者。亦只是這箇斤規矩。及至約禮。如梓匠輪輿。知格。物。約之。以禮。與。○**朱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說。約。也。意。相。似。否。○**朱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朱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守。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因。其。此。言。一。傳。與。道。為。一。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偏。泛。濫。支。離。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而。能。約。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而。能。約。則。無。偏。約。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而。約。自。約。哉。此。博。而。能。約。則。無。偏。

四書大全 論語五卷

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此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謝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文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
說音恪
通考
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泛無歸宿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宋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欲張公室南，則欲弱李氏而張公室。夫其見之將以與魯也，其見佛時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表于凡曰：矢陳也。即阜陶矢厥謨之矢，否塞也。即天地否之否，言子之所否塞而不通者，非方也。乃天心棄我而不欲道之行于天下也。

迎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而稽首。夫人再拜環珮瑤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篤焉。史之所記如此。○謝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後作，知其為謙也。王之賢况於夫子乎？蓋古者仕於其國，其欲見之也，秉彛好德之天也。
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齊姜入，戊寅，大夫宗婦，小君至。大夫執摯以見，莊公欲奪諸，大夫故使太夫人宗婦同。所見，穀梁子以為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郊，執摯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齊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

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言而近於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存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存誓者也。

杜預：天官，大廟。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公立。崔慶者，慶之類也。存誓者也。

杜預：天官，大廟。

論語卷之六

四

卷之六

如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者
 書未終晏子執轡曰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其上帝讀
 賜其辭因自執轡曰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其上帝讀
 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制道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
 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則哉故
 重平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回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
 以夫人處之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之心也聖人禮當而拒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其小君之禮當而拒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之若君之禮當而拒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已甚這人行時子路也夫不疑是無人行所以子路不為
 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夫于欲見孟子行而子路不為
 如聖人須要見南子問如此夫于欲見孟子行而子路不為
 之理如衛靈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欵欵與他說又

不方開鄙香
 也九切切蒲
 也也也也

却明曰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
 容不妨受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其甚
 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其甚
 果不如此南子須欲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說話又如此南子須欲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宜未可與推吾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
 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
 人問尹彥明曰今日有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聖人何為見之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縮則見之不妨
 磨理而不能使之磷縑也故無所不縮則見之不妨
 比而巳彼人雖惡然在我也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
 義而巳豈恨彼之能汗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
 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致道則天必厭之曰我
 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於所不
 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曰我於所不
 是其至誠則懼之思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
 啓子路之信以致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
 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
 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

不方開鄙香
 也九切切蒲
 也也也也

辟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
 自汙焉故子路事孔子終身不仕其死冉求仕季孫無
 改於其德顏子聞子量觀聖人也○厚齋氏曰君子之於小
 說者蓋以已之力未易下厚齋氏曰君子之於小
 欲其信此而思得之○厚齋氏曰君子之於小
 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
 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賜貨南子夫子固不
 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矣

鮮上声

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
 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
 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
 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程子曰不偏
 又况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
 所以不易但此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自然惟其平常

之則見此理之不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

是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朱子曰少有此德久矣

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

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

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不及底說如中庸

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時中者便是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

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

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

中庸

四

著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於箇庸字

○變章義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中庸則不消言能而能不在其中故此章與不能行無能字以道言則不消言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消言能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與行及而然意此是未于本語彼是以子思彙括語○圖不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前安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

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知被其澤者

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

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

者疑而未定之辭下字以含病心有所不足也言

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

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到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

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
 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底事必
 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
 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
 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
 後能之乎曰此正謂堯舜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
 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
 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意○問博施濟眾
 廣○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
 水但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
 來的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
 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此屋可封
 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孔子設教從遊者甚
 衆孔子豈不欲人人之惡又孔子設教從遊者甚
 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

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
 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
 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
 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
 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躰而告之○問
 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
 是發用底意思○問欲自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
 扶持培植使之意○問欲自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
 扶培植培植使之意○問欲自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
 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
 有可立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也曰此
 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自立是安存
 衆是無了期底心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
 無私意已見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
 之大小自何見矣○問欲自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
 所存而言○子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
 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人
 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注以己及人之仁
 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諸同皆是

但末子是順言其所欲
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朱子曰：末子分明說夫仁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勉。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於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己之欲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末子

後漢書列傳世班起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
董懷太子注云不仁猶不
遂也

教其以學者所可能
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程子曰：賢書以手足痿痺

為不仁。痿於危反痺音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

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辨認得人物
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

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
屬於己。自如手足之不相
不相干。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故博施濟眾。乃

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注
○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說如在大屋下。分別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

憲問篇
梁惠王上章者可以衣帛
七十者可以食肉

禹貢九州指冀兗青徐揚
荆豫梁雍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戎
六畜謂之四海

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
如此也○劉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
謂之謂也○如此則竟者為仁仁其可以竟言乎曰所
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
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
身與手足一體也外和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
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問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
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
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又曰論語言堯舜其
猶病諸者二夫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
五十乃衣去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
少去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艷爾
贍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
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

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
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氏曰仁之功無窮
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未知其方

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說次就取譬上
分曉字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
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

事於病諸○問仁與聖何異曰聖人只見孔子言何
是於孔子必也問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何

止於仁必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上下言之極更不
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上下言之極更不

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言也如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

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
責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猶病諸果乎然
仁在事不可以為重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
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
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以濟眾非聖不能何魯事
大事故特曰夫仁者之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魯事
仁事故人來之自反便見得也語仁而曰可謂仁不
而巳然教人來之自反便見得也語仁而曰可謂仁不
盡仁然教人來之自反便見得也語仁而曰可謂仁不
之方也仁者蓋若使以此指殺則使自識仁可謂仁
所言為仁也故曰使以此指殺則使自識仁可謂仁
也○朱子曰子貢問仁者何使以此指殺則使自識仁
四海之民如堯舜也者已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
聖人所以提起本軀蓋已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
立已欲正指起本軀蓋已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
曾此其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欲立而仁者何
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則使自
達而人則亦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則使自
此為仁則亦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則使自
到這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功非聖人不能然聖
衆這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功非聖人不能然聖

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因能博施濟眾然必得時得
位○何事於仁必也然堯舜雖得位亦有所不足
一此能近取譬是得也然堯舜雖得位亦有所不足
如此能近取譬是得也然堯舜雖得位亦有所不足
去已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
必待如此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
成做不得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顏而後為仁若
仁處有不得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顏而後為仁若
已處有不得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顏而後為仁若
說仁多端又未盡○以推己度物想是子貢高明此
說否曰然又未盡○以推己度物想是子貢高明此
欲達而然又未盡○以推己度物想是子貢高明此
明一箇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克己復禮為仁分
曰一箇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克己復禮為仁分
箇物事有時說這一為愛之理曰克己復禮為仁分
認得是箇物事有時說這一為愛之理曰克己復禮為
為仁處有不得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顏而後為
人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克己復禮之意而己
復禮便包那已欲立而仁者何使以此指殺則使自
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于貢所問而

棟 凡

說○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如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不可事也。博施濟眾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無加諸人之說。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已。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近取譬之言。與修己以安百姓。乃堯舜盡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明聖賢亦未有盡處。安是就仁之功。及人處。則仁之名。雖大而本。終心貫就本。心效及人。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効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又孰人。方能以謂之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又孰已。上發出已。欲立。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人亦欲達。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仁求仁之方也。已末。既以仁之本。財告之。又以求單。回視子貢。功效籠學之說。沈乎無所措手。苟志於

仁者可深思而靜體之哉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英人教食衣衾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容貌不語為衛君章。桓桓章。愛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韓退之曰尼傷已不過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好去矣

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

溫房

後漢書儒林傳二十九
魯高堂生名隆漢興
傳札十七篇後瑕丘蕭
查以授同郡后蒼蒼
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
師人慶普德字直君
著字杜是德為大戴
禮聖為小戴禮普為
慶氏禮三家皆立禮

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
折衷斷其中也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
商賢大夫註云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
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
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
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
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非老彭之孔子矣於堯舜
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然當是
時以下推廣餘意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
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反不
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
位只如此聖人得位時更有制作否宋子曰不得
者聖人數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

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
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其文
微有更改耳或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
人多信而不好或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
的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個篤好
的意思○陽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是也其言則
史孔子自謂述而不作是也其言則
源輔氏曰作謂其義則孔子自謂述而不作是也其言則
代之亦於諸經見之然參互訂正以垂萬世制宜以成
而於堯舜者是在是是參互訂正以垂萬世制宜以成
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賞罰天子之春秋雖因魯史
死之無後是以匹夫匹婦之褒賞罰天子之春秋雖因魯史
見孟子集註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也此亂事於前古
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而為一大成○新安陳氏曰
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為一大成○新安陳氏曰
則家說此章多於述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好古一句
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好古一句

素了凡曰惠冬子即實子
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
始憂總之四者是吾切
已工夫吾所當時兢惕
者耳

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
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
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備而後成勉齋黃氏曰修治也謂學

必講而後明不詳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見善能

徙改過不容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

猶憂况學者乎朱子曰修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

不修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

更日日磨礪勿令間斷徒羨改不善須是分別象

是事之宜我做這事竟未甚合宜須速全体改之始

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体改之始

得如何與修之別○須實見得如何德是甚麼物事

這是不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而無欲害人之

好是上修治之謂更也德者道也理得於心或有時

自家身上說不若為別人說之須把這許多話修者

更說四句我義改過畧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

箇頭項講學誠意正心修身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

明辨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

邪非僻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

是不合義若聞人說深輕重方是恰然便得未恰而

之聖人說這幾句淺底罪大但聖人面聞義不細大

都說在裏面學不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細大

不脩方知學不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細大

四書大全 論語 吾 五

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
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
也聖人固無是西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
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能脩則何以有諸躬
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以有諸
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
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修身之大要也
新學以誦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爲
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
德性而道問學是也修德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
義改不善修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
能誦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可以爲修德而
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爲修德而
無負於誦學矣不然徒德之不修自若也學亦徒虛
言之誦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
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

其色愉也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

言和悅故知如至鄉党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

義○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聲申申

字說不盡故更著清非下同天天字今人燕居之

時不急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

和之氣止蔡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

三子無時不現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

大此是以其容申申非謙踏昇氣之時是以其色天

心廣體胖後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
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
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

表了凡曰程子謂申說
不盡故更着天尤有味
似不必分容色

蒙到自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黃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石屏曰窮者多夢貴連者夢神仙

大慧語錄曰聖人無夢無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之而已

心身 吳程之意絕句 張達善之意作讀 兩者字下作讀 勉着批點四書例之意 程子之本意

入於於房有舒泰則入於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及則自然舒泰則入於於放肆惟理義以養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統整肅則自和樂○知氏曰蓋炭厲亦不可無太炭厲則不可耳○加太字曰蓋炭厲亦不可無太炭厲則不可耳○加太安有比氣象○復源輔氏曰燕居則未免於持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此所以為聖人所謂自有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

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是心而亦

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朱子曰甚矣吾衰也是下句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下句推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兆自見於吾身者

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未嘗不洒落也

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道不見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

勉着批點四書例之意 程子之本意

表了凡言諸書載
孔子好學則親夢
見周公而夢學焉此中
人所難信然却是文理
千聖一心本無間隔我心
融徹則所夢之古人自
坐于夢中影現譬猶
萬頃澄潭忽見遠山
影遠山不來澄潭不去
而二者觀面相逢此是
實事

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必行
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非年道有
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
聖人曷嘗無夢頃者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
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則
但此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
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
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
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箇畫
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
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
公鳥得而夢之。曰今有入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
云是某人者蓋有之。○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
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
王大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子死聖人觀
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果不可行而天之
聖人驗之五身身然後知斯道之好。○吾不復夢見周
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
公自是箇落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
入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
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
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與其證兆自是任地

理在

○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
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曰書之所為等爾。善學者
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問曰
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無三主之心也。
○問曰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問曰周公思無三主之心也。
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心身分言之。雖未以程子
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
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此者也。相
應為讀。則存道者心无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讀。
於者字下。度得程子之本意。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
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知此而心必
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朱子曰志於
向往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
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

凡

李九我曰依字從人從衣如
人著衣衣不離體之意
湛甘泉曰道據德依仁
德之事也游藝修業之事也
尤西川曰是據依游皆志也
道德仁藝皆道也道無二
道心無二心善熟難易之
間而已矣
唐荆川曰洒掃應對精
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
處即是心精藝之粗處即
是心粗非二致也

游藝

无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
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
是全休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
仁便間斷了○據德是本体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
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心向聖人路上
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
已如有一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矣
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
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
氏曰道者衆理之終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
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
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六藝為物而玩之非美辭然以
物也○陳氏曰游如人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之游規有時而為之
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

州

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
放矣陳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无者乃是理之累○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先於立志志道

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

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

衰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

常玩物理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

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

去隙乞逆而涵泳從七容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

後者輕也本典內謂道德仁未與外謂藝在彼之

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

嘉

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
 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自從粗入精自依仁而
 游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夫若論先後則
 未習藝之功固在先若論本末則三者夫若論先後則
 此該得自好而得自名道為義理之總名而後藝可游也
 人所得由之所得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而得之也
 曰德者己之所得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而得之也
 為君臣而得之所得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而得之也
 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其志為父之據之何也
 不失者據也而期於必至者志也其志為父之據之何也
 既言之矣敢聞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於顏子之謹守
 禮吉也五射曰也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於顏子之謹守
 大武也五射曰也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於顏子之謹守
 鳴和也五射曰也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於顏子之謹守
 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也六書象
 分少廣商功均輸方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也六書象
 度數皆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
 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而於世用也
 游人之心之所必有而無者也
 游人之心之所必有而無者也

樂

謂燕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
 涇涇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厭飫而忽
 不知其入于至矣之或矣○則將優游厭飫而忽
 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是
 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會若可據底地則雖不如此上
 只是就事上逐件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元
 不在此心便沒煩多德樂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元
 不可不這理會如樂射攝頭穿都活了一件事理會不
 得此心便沒煩多德樂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元
 方始此心便沒煩多德樂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元
 粗語皆無此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道無不入大
 之理為君有君之德者為臣有臣之理之所道者當
 弗失此理而不忘也德者為臣有臣之理之所道者當
 而一不違如人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守之則當
 藝有之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違守之則當
 云有之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違守之則當
 了古人之不害為射御書教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

眠脯胸也 胸亦脯也

代辭編曰日行束修以上

束修非謂脯也蓋言

束帶修飾之禮漢廷篤

曰吾自束修以來為大臣

不陷于不忠梁高皇

公束修勵節賈堅曩

束修自君何忽之相謂

降耶此可證然古自有指

脯實為束脩者禮書束

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

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吳曾漫錄曰後漢馬援

杜詩廷篤傳注皆謂年

十五束帶修飾之意王棟

曰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

未可為據觀鹽錄論秦

孫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

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滄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二說皆通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

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

彌為束脩之禮

表了凡曰束檢束也修修

治也上進也謂人素已進

未嘗無誨也托理甚通

李南黎曰自是自已之自

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

之謂典辨上見帝上字同

束子說人只是不束字子苟

躬將執贄禮來見吾未嘗

不誨之

海正軒曰既反何待復所

謂復者是別一件道理

脩脯也十賦他鼎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禮曲禮下凡挈此贄同天子之幣諸侯圭卿羔大夫

鴈士雉庶人之鷩也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

執而退執之言至也音子委執而退不與成人為

禮也野外車中無執以纓若矢可也纓馬繫纓也

拾射鞬也婦人之粟束脩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鴛

脩下同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脯也十賦

他鼎

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束修其至薄者

鴛

脩下同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其貌怫然而不能自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仲排者屈抑之貌 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矣如方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
 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則其慮也深排則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
 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
 積排之類是也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
 積排之類是也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
 學信者至積排非全不曉也畧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
 須其信口欲言而未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而一
 三隅反是學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再舉也
 慮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
 於外也憤排則見於詞氣排則見於專而感之深也
 其端發其蔽則見於詞氣排則見於專而感之深也
 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
 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後復之
 若不以三隅反則未嘗因吾言而推類苟遠以

鬱

沛然雨盛氣物不能禦之

復之而於彼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
 亦無力矣 去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 程子曰憤排
 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 誠意之見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 乃復告耳 憤排
 憤便是誠意到不 又曰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
 能堅固待其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 憤排而後發
 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 朱子曰此正所謂
 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所謂
 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意豈可禦也 慶源輔氏曰不
 得這節此子雨來生強聒之耳必待憤排而發則猶水
 待憤排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排而發則猶水
 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新安陳氏曰不憤排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意

孫公談圃曰馬遷公之歲死當明堂天鄉長朝臣以致齋不及真肆殺畢蘇子瞻遂同輩以往而程頤固手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願大喻司馬謂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願可謂禮精節便叔孫通聞者笑之事文別集

禮記為歌哭不同日

程氏外書七卷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過宋公接問之公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應冬不同且蘇悵然而反曰禮精節便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詭伊川他日國已存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

具由食曰為國氏者左袒於是范滂天輩食素黃食肉當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霍去病傳 慶至蘭單下注盡死殺人為慶至糟

楊慈湖曰大凡意在行行必不能藏意在行藏必不能行如柳下惠三黜不已與閔子齊焉汶上之祥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消盡固我都不忘謂唯我此爾有是夫信手非諸事所及也老杜云勳業頻拋鏡行藏獨倚樓然也非有是猶云能然也非有是具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為為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以養聖人而勉之亦足○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

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預於己

朱子曰用舍由在行藏安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

命只是尹氏添顏子幾聲於聖人故

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

學道暖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

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

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
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
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事時，又須審時，又
蓋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底慮字，相
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底慮字，相
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則所以為審
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如此古之軍人，所以能
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軍人，所以能
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如此古之軍人，所以能
○劉濬黃氏曰：臨事而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
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
無情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其也。成其謀，
則不妄動，不亟取，于事必有一之謀。既成而不
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
勇而教之以義理，謂之勇馬。○通旨朱氏公廷曰：言
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
所慎，教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
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
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見子于篇，朱註必
期必也

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
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是以前惟顏子
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為可以與，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
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
不自過，故有是問，乃不用。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
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
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
子尚安陳氏曰：大史公云：假令晏
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設

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
 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
 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
 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耳○楊氏曰君
 子非惡去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宋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
 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
 字雖字亦字可見上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子細看
 富而不可求也一句上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
 象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
 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
 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
 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
 命蓋有不言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意

語脈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
 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頌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齋古本皆作齊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下如字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以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
 齊者致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
 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
 事而慎康子饋藥未達不變食行三軍必臨
 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
 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
 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代醉編曰今之說曰不意
舜之作樂至於如此夫子
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
韶也非不知舞也極古註
相傳謂不意有之作樂
至此耳蓋舜為君亦與
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
非聖而勿見於齊庭
訛齊也魯言作楊也
李南黎曰學之二字
勿泥
李東一曰國語夫子適
齊侯從者曰韶樂作
矣吾見童子視端而
行直不面夫師執事為
韶樂至于斯為字始有
着落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

朱點吳程之意齊句韶句月請味句張連善之義
墨訓集註之點○聞韶音不知肉味程子之說三月句全佳

東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二三月

否則三月字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

他日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

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

學之二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

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二三月不知肉味學之

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
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辭得只恁休了學之
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
九十日不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
能感動人是使人視端而直某嘗謂今世人
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
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二三月不知肉味聖人
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得不聞先王之樂
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之功聖人行事不可
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及美而孔子聞之深
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
以學之三月而不知其味不自知其忘味也○問若
則食而不知其味不自知其忘味也○問若合符節是
三月何故不知其味不自知其忘味也○問若合符節是
而飲食不故不知其味不自知其忘味也○問若合符節是
日不食皆非當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
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音字然以
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音字如何曰彼以音字然以
此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音字又自
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
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高望而遠志見
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

其黠然而黑頑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
而不不知其肉味○慶源補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
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特載
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
得之不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
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
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教仲奔齊而韶
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而韶
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觀韶雖極稱贊未
又盡善也殆謂是數季禮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
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廟
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
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
忘味而深嘆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雅
熙之時勢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
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
善次之告顏子以韶武其最後歟通考仁山金氏
曰三月自作一旬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
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旬學之二字史記
增此以計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善點
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

盡美盡善見八音篇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武其最後歟

來了九日前明職欲殺南子不果而出奔宋今云云公逐之者從尊也公薨死夫人命公子野為太子野不從而立輒今云國人
立之者公之也晉趙鞅納
蒯賁于戚衛石意又姑
即師圍之今云輒拒者惡
輒也夫有諫伐而餓朱子
信而載之傳也本朝李
吉直著東平辨甚明折
極言其無此事此處公重
遜國而逃不重諫伐削之
可也齊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五將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舌怪

賁五怪公薨而國人立蒯賁之子輒於是晉納蒯

賁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賁得罪於父

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

以兵拒父是或多或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

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

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論語卷之五

國人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
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
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
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大宗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
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黍藏而食之
遂餓而死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

左傳曰兄弟天倫

耳百本作爾

猶故蹤爾

盡上舜視棄天下猶棄
故蹤也

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沐禮耶練
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曰吾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
夫練而沐禮耶夫子曰吾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
汝問之問曰練而沐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
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
非其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
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
可謂善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
為辭矣遜國也皆來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
安雙峯鍾氏曰兼此兩
句方說得字盡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
其國猶故蹤耳何怨之有若衛報之據國拒
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子之
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
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

論語五卷

蒙到伯夷叔齊之讓若
天王判之當屬伯夷國本
伯夷之國也故理字則曰
伯夷三則曰伯夷不及
叔齊權衡審矣

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
國有賢大臣必請于天子而正之論之伯夷稍優矣
看來二子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入子
以天下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
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削贖欲入子以兵
拒父是多步知其必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
不肯做蓋方伯欲立之也○求仁得仁之政必上告
天王下告其必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
靈公費而夫已二子之交讓則心不安得仁只是不
傷其本心而已○交讓則心不安得仁只是不
傷着本心則已○交讓則心不安得仁只是不
物之不忍違其父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者天地生
尊是之不忍違其父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者天地生
兄若忍之拒其父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者天地生
不可忍也○如何安得○曾子曰胡氏曰人心之安乃謂無天
理能合乎天理之安得○曾子曰胡氏曰人心之安乃謂無天
伯夷之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
手天理之心方安叔齊之心方安○曾子曰胡氏曰人心之安乃謂無天
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曾子曰胡氏曰人心之安乃謂無天

安乎○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所以廣其不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

其不與輒也○當時問其不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

也○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

而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

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總說道

求仁而得仁○又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萬里

天埋刺輒父子淵矣○問子貢欲二者相去奚啻萬里

珠夷王真絕天淵矣○問子貢欲二者相去奚啻萬里

是則彼非可知○問是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兄弟讓國此

出於不得已○便求仁得仁○故又問怨乎曰此兄弟讓國此

見得當然○又向怨大綱○衛君欲正名是公不是到否曰

論語吾五卷

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决
之着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
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去仁而失仁矣若問伯
謂是合怨地若不怨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問伯
夷則大不安矣子貢所以違君父之命不為也○
夷不取安命以亂嫡庶之分以違君父之命不為也○
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分以違君父之命不為也○
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本無仁○
仁否曰然南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
手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其責蓋不待夫何耶
曰伯夷之賢天下孰不知之○
言而中之行而無感概不平之心則或出於激
發過中之行而無感概不平之心則或出於激
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
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矣○
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
獨手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
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見其所以
或得而於其大義之則子則不知察也○
於父矣而以報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手○

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
君父又其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以為國家者不可
無君父子之論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
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
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
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
所取者君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
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於富貴貧賤而
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
為有必知輒為
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
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
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

枕去聲

樂音洛

爾雅疏樹先曰漠然清貌
廣韻冲漠澹靜貌

然 百本有

表了凡曰首二句乃夫子
設言處窮之境非實事
也不義二句就貧賤時
視他人圖貴言富與
疏水曲肱對又增出箇
貴來故用且字浮雲
不但是輕富貴倘來
無常如浮雲之隨風住散而過眼即空也

不知其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

困極 所動於其中也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

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只是天理如

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

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不怕遇寒亦不

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

見得我不義而富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

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

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

雲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

之閒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

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

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

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維君之君之事其亦無意

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

盛耳此詩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

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義之富貴視之

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

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

是當得如何儼然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

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

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

中庸卷之五

忠定公傳見... 性理大全... 宋州不長... 人而田夫野

分者分章也... 蘇紫溪... 明是孔子五... 說話史記... 十不足... 多差訛... 成文理... 易曰天命... 得按易何... 鳳按... 之數五十... 惟五典... 合參典兩

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今於... 樂故以孔子之誘顏子所以學孔之後可知其樂... 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 之勉焉... 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 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與不改其樂... 其樂付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 自無所不當味... 而樂者以此... 下而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 愛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

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 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 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 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字誤... 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 於易則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也故可以無大過蓋... 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 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朱子曰聖人一生... 過至此境界觀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 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 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 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

周易卷之八

論語

七

釋

忠定公自言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書以道政事述帝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是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

古詩書下篇句

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厘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未嘗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於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亦不必須見干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道精微存於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也○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詩涉反

陳瑩仲不識伯津為明道先生字嘗自撰遂引葉公不識孔子之事以作責已文

四書大全卷之五

沈諸梁事迹見國
諸左傳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

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

與音余○新安陳氏曰則葉公不足知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

者德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

好學之篤耳禮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可知矣又周公一食三吐哺亦發憤忘食之一證也

日有孳孳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

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

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

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

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

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賤之

矣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

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憚今半問不界

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

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

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

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

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

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便無此小係

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

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此無

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此。係累乎其中。不然天
不充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
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
之契。合。○聖人直是脫洒。私意自惹不着。這兩句
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
○南軒張氏曰。子路以兼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
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告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
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其
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能辨矣。○又峯饒氏曰。憤與樂
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
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
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
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
故曰。純亦不已。全軀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
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學古敏以求之

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

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

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

其實也○朱子曰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

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足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

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一知十不足以及盡之○聖人

求則多能合下便恁地固一知十不足以及盡之○聖人

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

生知然也事上理會過無一了學時要無所不學

家到時者山精水妖
地變異之類方者如鳥
獲之能奉千鈞重貴
之生拔牛角五豎說之狂
鼎是已得亂者臣賊
其君子其父之類也

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興替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

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
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謂是聖人亦豈不可
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
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
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孔子以生
己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
知禮樂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自然昭著之義
氏辨之以為生而可者自然昭著而後有以驗其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也理與事一貫知其義
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非生知也○勿齋氏曰信
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
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齋氏曰信
而好古好古敏以求
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
鬼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
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

妙不可得而見也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
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

至有未易去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新安陳
與怪不同故以怪力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怪語德而不語力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不異戰伐亂於易論及
是其不語也何也謝氏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
則論其理也然其及之則于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

神集注言鬼神之事如何見得曰鬼神實不外人事鬼
神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是二氣之

亦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教鬼神而遠之只恁
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所謂教鬼神而遠之只恁

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
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語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

高中去曰三人同行安得便有一善一惡或皆善或皆不善或一善或一不善或皆善而中就中有一善或皆善而就中有一不善或皆善是也

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于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震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語之良能其理幽深非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之則知所以為鬼神矣○家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語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教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法所以撰亂臣賊子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也

○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

里仁為美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用相公于向父將孫向成為左師子孫因氏焉見其族也向氏

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俱修者亦吾師也○叔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二人皆善則皆當從二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朱氏曰一人行亦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收思齊自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可不善未必能改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

各相公及帝相公之
後向雖亦号相氏
見承族木全相氏

四書大全 論語卷五

魁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遠天害已
斷制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此聖人極
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
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
與弟子習禮太樹之下雅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
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拒雖其如予何遂
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
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
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避患未嘗不
持也○問拒雖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
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
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無其決不能害已
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火無無可害之理矣
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
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吳氏曰
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拒雖之難則
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托
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德言
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
如命何聽命于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
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興廢不可知

通書四時行百物
生莫非至教聖教曰
糟粕深燒無非教也

若匡人拒雖則為
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
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

言曉之與猶示也

與二三子處在那裡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
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
便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
許多實事○東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

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藝藝之然後知其高且遠

四書大全 論語卷五

范黃中詩淵明不可得見矣得見菊花斯可矣

李東一曰有恒即老亦謂得其常心書所云若有恒性是也恒訓為常不應作久之則真心不息便是聖人地位了

存忠信者其衷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修其行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朱氏曰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

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

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此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

者則只是個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耳善人則

從來是地好志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

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于室緣不甚

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列峯錄

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

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耿楚侗曰其恒之休本自自虛自約而字者多有有盈有泰之意在似難乎其有恒也夫人而無恒且不可作巫醫况可望為善人君子耶

表了凡言本無一物而却以為有人湛然常虛而却以為實本約而不多而却以為太不任其虛無要約之本體而向外馳求包轉增飾取一事即起一事之修增一分即添一分之假惟本體可久而虛偽增飾的如何可久故曰難乎有恒矣然則有恒之難非難于有盈與泰也乃難于虛無與約耳纖妄不立亡也空洞能容虛也簡要不繁約也雖聖人心體不過如此鄭申甫曰夫道母托無而聚於虛氏以虛無為宗何嘗不是但見虛無便不虛無益著了一見便忘信滿而臨泰生將亡而為有虛而為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而為有保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守其常也以為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止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故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未學者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道理會得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恒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魯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

盈矣○保志也曰有恒者是用心常存亡而為有三句皆形容小人的然心不在外之意若有而為有亦未是有恒本色

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耐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為也○曾子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無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之狀未克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洫皆盈其潤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樂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之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跡而未克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醇篤無已聖蓋可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夫已無而以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桓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為有恒乎未能有

事

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有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見也

蒙引鈞子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魯人獵較又非特少貧賤時耳○七漢文帝身衣七練之字義同

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

網以大繩屬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獵較音教音屬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音宿也

陽明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次者果安所指乎是可知聖門致知用力之難矣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耳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也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此語

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見泥着多聞已聞得好話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裡問不知而作只是迷作或只是所聞事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事竟多聞須別識善惡去不差不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前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善者而從之見是得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焉者乎雖然知其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

按下統志互鄉在開封府商水縣乃曰誦此云互鄉難與言即表了凡此童子原無錯簡古人文字如此者多唯字上下亦無闕文儒者自疑耳琳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字作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習惡者性未必惡而童子又染惡未深見之何傷門人以互鄉俗惡而童子又不

得與先生長者相札者故惑○註謂退是將來往是前日然玩保字之意恐往亦只是去後耳

湛甘泉曰何謂此進也皆其同進於善也何謂不與也皆不欲其退而為不善也聖人愛物之誠也坐視其退不與其進則已甚者之所為也非聖人之心也何以進其和索也自繫者童子進善之幾也何以不保其往也

不念舊惡聖人過化妙也此所以與進不與退也而不為已甚之行也
孟子盡心下篇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離婁下篇云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朱注云已猶太也

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于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揜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于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作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於彼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此之次也蓋謙辭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未于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絜

已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絜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絜已而來但許其能自絜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

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其序付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也

以是心至以進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下疑又

有闕文何意全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

聖人待物之洪如此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其進而志善也故門人惑焉夫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與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與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

無釋

表了凡曰不自至仁而可
仁至蓋仁非有方所而可
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
有之也

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
之謂此人所謂顯比以進則當與其繁耳固不能保其
往也此所謂顯比以進則當與其繁耳固不能保其
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
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薄焉氏曰童
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
忍遽絕之蓋孟子不為
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
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豈遠哉○程子曰
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宋子曰欲有好底
謂善不是情欲之欲○斯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
所至氣亦至焉○此問斯仁至矣若來至之意曰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
實非自外而來也○此問斯仁至矣若來至之意曰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以仁許之雖以顯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
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月林驗我若欲
仁其心如何欲每事者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勿視
聽言動蓋欲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展幾看
吾道何自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展幾看
得道遠於人乎患人不敢言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
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
欲仁而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爾軒張氏曰
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爾軒張氏曰
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勉而
不待德一收歛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
之非他求也○慶陽補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易
假外求之也如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
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而人不知反求而病
加操存之功固易其去也亦易○爾軒張氏曰欲仁
緊如特人斯其惟皇之極仁也○斯即此二字斯字

昭公之妻齊婦所生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在氏傳註陳也齊婦胡女有諡也婦姓也見於三家存存卒于朝侯魯人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宋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曰如此

孔子退揖坐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

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季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同敗揖而進之也

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

之吳孟于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妨取

同敗使巫馬期進而告孔子也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于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妨取

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

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于陳也慶源補氏

平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

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果氏曰魯蓋夫子父母

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

又

其失國也宜

取

取

取

取

取

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

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之也當時身盛強中國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夫也

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禮而巳及至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

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夫而娶同

其天地造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

於愛凡所謂過斯知仁其此之謂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復之而後和之

反復音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

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待其反而後

和去声

通考

和之便是聖人不揜人善處慶源輔氏曰首尾節奏之備又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謝安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此見聖人氣象從列七容既取之而許與獎勸之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下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已之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揜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以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潘室陳氏曰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亦我樂善之無倦誅嘆而淫佚之也只一歌詩

孔安國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久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言但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久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

知新目錄表了九日註以無不訓莫字無字不皆莫之正訓但合無不二字訓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言但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久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

訓定者詩
聖人莫之是也
者方言凡帶而相勸謂之
伴莫出陳駿難職故晉
書亦未學中諸語取以莫
作勉強全無有前謂
為文莫也蓋因諸語不
之故有是言也定唯
二釋皆通勉強理長
蒙引莫疑辭猶俗言
無分曉

訓強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聖人莫之是也者方言凡帶而相勸謂之伴莫出陳駿難職故晉書亦未學中諸語取以莫作勉強全無有前謂為文莫也蓋因諸語不之故有是言也定唯二釋皆通勉強理長蒙引莫疑辭猶俗言無分曉

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大布化之謂聖
朱子曰大而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所能為矣又足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跡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解凍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嵩山

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
 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
 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
 終為虛器而無故孔子雖不居在聖而必以為之
 人能實之矣故孔子雖不居在聖而必以為之
 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
 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陳
 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
 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
 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
 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
 去從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至
 所以異者大化之謂至若大而未化之只可
 謂之仁此其所以異之○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
 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矣夫

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聖之實
 論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
 能如是公西華皆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
 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之所能效也○又率
 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之何有於我此却以二
 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
 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逐
 了第一第二等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
 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
 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
 其行素行同之辭也禮記馬氏曰士有誄累生時
 命則誄周官六

誄魯水切廣韻云誄
 墨也墨末前人之功
 德

崇引按尋與述竟之德
始之以欽繼之以安恭而
至於安則所謂篤恭而
不顯者矣先孔雖聖
不同恭德之安則一也

子温而厲風而不德恭而安

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
必于外故常舒泰云耳○謂氏曰情理長於物乃
蕩也成上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
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若為物所役則求名
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
戚也厚齋張氏曰蕩也日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
也戚也日張無附而不憂慮也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

有不備慶源補氏曰德性根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

過不及之分所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以鮮有不偏應上文氣質而言故其中和之氣見

於容貌之間者如此便自有威底意思

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常說如伯夷柳下惠猶

未免偏下惠則温勝厲伯夷則厲勝温○問集註

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

而下三截為陰亦似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

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

其說自分三才而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挹而不

屈奪則人之道也恭順也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

則天之道也恭順也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挹而不

道也自陽根陰而順也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挹

威者自陰根陽而順也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挹

之定自陰根陽而順也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挹

威者自陰根陽而順也儼然有威然有和之可挹

之健蓋渾然無適而推得非中正和乎之極不可

偏指者誠也曰此無適而推得非中正和乎之極

屬為主誠也曰此無適而推得非中正和乎之極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温然温

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于外，威而不猛也。從容
 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
 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
 恭而不安，則不可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
 盡者，其惟聖人乎。○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
 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
 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陽
 嚴威嚴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
 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
 自然之德性，所以有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
 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
 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
 去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故程子以
 為曹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而玩心也。問此
 絕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
 章就大躰上看。圖考：勿刺。朱子曰：以其發見者言
 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
 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
 躰則剛，用剛而躰則柔。溫與不猛，皆屬乎陰也。厲

陰


與威皆屬剛陽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
 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四書大全五卷終

132X
152
20

壬戌夏六月為安氏講了爾時加朱句墨訓
壬申秋七月為半井氏講了




132X
152
20